戏剧为主；申厅 1200 座，以“原创策源”为特色，是本土戏剧、舞蹈、京剧、昆曲首演的重要空间；镜厅 1000 座，多功能、可变化，可以做尽端舞台、四面座位中心舞台，也可以横跨舞台、两边设座。

三个厅 4200 座的体量，要求团队同时理解大型歌剧、本土戏曲、沉浸式戏剧、先锋艺术和小型室内乐等不同观演需求。不同厅的舞台系统、声场、观众动线、服务保障都不一样。“多剧场协同”和“多品类运营”，成为了运营团队在筹备过程中面临的难点。“过去的经验要用，但不能简单复制。”张笑丁说道。

对一个剧院来说，演出是核心竞争力。对于剧目的选择，体现一家剧院的品质和品位。作为全新的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季显然是其在初期打开话题度、吸引艺术爱好者的底气所在。

5 月，大剧院节目部主任钟亦聪决定将海外顶级院团的歌剧、音乐会和中国特色的舞台作品相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歌为新声”的开幕季。钟亦聪和同事连轴转，与外方以及经纪公司联络协商，敲定档期、签订合同，最终有了近期观众在上海大歌剧院看到的三大顶尖歌剧院三部巨制的全新演绎。

与外国歌剧院对接的同时，上海本土的舞台作品也为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提供了支持。据媒体此前报道，钟亦聪所在的大剧院节目部与上海院团联系，落实了上海歌舞团《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京剧院《大唐贵妃》、上海越剧院《红楼梦》，以及上海歌剧院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和《图兰朵》等剧目。确定这些演出，节目部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其间，也有一些剧目因演出方原因发生变化，钟亦聪又紧急调整，赖声川话剧《暗恋桃花源》和深圳歌舞剧院舞剧《咏春》就是新进加入剧目单的。整个开幕演出季 47 台 82 场剧目，将持续至 2027 年 2 月 20 日。

随着 11 月的更多演出与观众见面，张笑丁坦言，剧场运营是持续优化的过程，希望以不断精进的状态把上海大歌剧院运营得越来越好。

扇面的“美”与“难”

“人民城市的会客厅”，这一功能定位如果用更具象化的方式表达，那就是公众又多了一个社交、游玩与打卡的地标。

10 月下旬的一个工作日上午，天气晴好。《新民周刊》记者走上“中国扇”，发现扇面观景平台与双螺旋楼梯上已有不少游客，其中还有一些外国面孔。自从 10 月 17 日启幕以来，这里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非常“出圈”的地点。

作为建筑而言，“中国扇”极具辨识度。扇面的形状，国人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而从一些角度远远望去，扇面又仿佛悬浮于空中。这种古典与前沿相结合的设计，来自挪威的斯诺赫塔建筑事务所。由这家事务所设计的挪威奥斯陆歌剧院，当年以可自由行走的倾斜屋顶开创了“公共广场型歌剧院”的新范式。从奥斯陆到上海，可以看出斯诺赫塔事务所执着于让人们“走上建筑”。根据斯诺赫塔建筑事务所中国区总监龚成介绍，“走上建筑”源于一种将歌剧院从“精英殿堂”转变为“市民公共空间”的核心设计策略。

2016 年，上海大歌剧院被确定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是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重要载体之一。但在当时，城市空间理念开始出现变化，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诉求跳出了单纯的宏大叙事，更渴望深度的共鸣和互动。

按照最初的设想，双螺旋楼梯面朝世博文化公园。后来设计团队发现，大歌剧院坐拥后滩最边缘，江岸蜿蜒曲折，而它的位置刚好是一个凸起的场地向外凸，于是调整了朝向，让“中国扇”面向黄浦江。如今站上建筑屋顶，能看到正对面的徐汇滨江，向南看西岸天际线，还可以向北看卢浦大桥和更远的陆家嘴三件套。人与城市，以及城市的建筑之间，都在此实现了一种互动。

自上而下的扇面形状，透出一种动态的美学。在龚